

2311

政协四川省蓬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第一辑



蓬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蓬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八月

序

鲁荣祥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生前极为关心和倡导的一项惠及后世的事业。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也把“搜集、整理、撰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规定为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据此，县政协于一九八三年开始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七年来，我会征集了有关我县从汉代到解放各个历史时期的部份史料 144 余篇，已编写出文史资料初稿 19 期，共 30 余万字。为便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给历史研究工作 提供素材，我们决定在已出的文史初稿中选了 26 篇，编辑出版《蓬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以后将陆续出版，以充分发挥这些史料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县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撰写工作。

《文史资料选辑》以“求实存真”为宗旨，乡土史料为特色，广采博收为手段，“补史之缺、续史之无”为目的。敬请各方面的领导和人士，回忆提供撰写有关我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医卫、科技、民族、宗教、侨务以及外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实和人物传记等专稿。

本选辑的出版承蒙中共蓬安县委书记肖盛林同志，以及县的党政其它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和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

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我们征集、编辑文史资料工作水平低，经验不足，时间仓促，草成粗作，谬误难免，敬请领导和读者赐教。最后希望各界人士鼎力支持，惠赐稿件，为办好《蓬安文史资料》而共同努力！

一九九一年八月

文史資料要廣收
博采存真求實

育盛林

九五〇

西山
丁巳仲夏
建波中和
朱德才書

雷云祥九手

目 录

蓬安县解放时见闻	成能勋	(1)
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张澜在蓬安的活动	龚之硕整理	(5)
司马相如和他的故墅	陈言昌 龚之硕	(9)
小乐山石刻佛像群	陈言昌	(12)
蓬安县周口解放初期私营工商业经营情况简介	县政协工商组	(14)
回忆毛主席在“抗大”一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唐青山忆述 龚光富整理	(19)
蓬安川剧团简介	周丽琦	(22)
蓬州八景简介	郑高原 龚之硕 陈言昌	(36)
红军在蓬安	蒋明善	(43)
张怡荪教授生平简介	唐嘉弘	(50)
魏时珍教授回忆二、三事	县政协文史组	(55)
抗日阵亡将士吴炌生平简介	龚之硕 邓郁章	(64)
回忆非百先生生平	王元德	(66)
蒲春田轶事	周丽琦	(69)
骑龙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歼灭扇匪战斗的经过	龚之硕	(73)
蓬安特产——石梁沱江团	龚之硕 郑高原 祝涵湘	(79)

广博与专深 继承和发展

——四川省政协委员、著名数理学家魏时珍教授访问记

.....	汪克永 (81)
司马相如与琴台	陈言昌 (87)
回忆成都“四·九”血案	龚之硕 (89)
姜乾良烈士简介	龚之硕 (92)
蓬州的“红花”	沈仲子 (94)
蓬安私立兴华中学创办经过	龚之硕 (97)
蓬池县治地考	李 伟 (101)
青云塔	龚之硕 (104)
苏东坡游蓬州山寺	郑高原 (106)
“曹兴和”卤香豆干	龚之硕 (108)

蓬安县解放时见闻

成能勋

农历己丑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元1949年12月13日），是蓬安县四十多万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的大喜日子。这天的到来，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人民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摧毁了反动统治阶级政权得来的。是我县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永远不应忘记的大喜日子。现将当时情况撰写成文以作纪念。

农历己丑年十月二十一日（即蓬安解放前两天），正值解放军部队从万县向梁山、渠县、广安进军解放之际，国民党反动军队不断地向蓬安周口镇撤退，当时最多的是胡宗南队伍，从大巴山撤退下来，带有许多辎重、马匹和军官家属；其次是从万县撤退过来的孙元良部队，其中还有一些男女学生武装兵；再其次是胡有为从重庆带来的“坚忍”部队（重庆保安团和兵工厂的警察兵整编的）和许多箱的枪支弹药。此外还有南充保安团和三青团武装队及其政工人员。他们一部分暂时驻周口，另一部分积极活动，妄图在城、周两地欺骗一些退役军人和青年、学生，拖入金城山和附近高山树林地区打游击战，县城因交通不便，仅驻有县大队和南充保安团以及随军的一些政、特人员。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在城、周两地，加强反共设施，街上写了许多反动标语，一些政、特人员在茶房酒店进行反共宣传活动，胡说什么“共

产党要共产共妻”，“男女婚姻实行分配”等谎言，欺骗人民。城周两地的城门口、路口、码头等交通要口，加强了岗哨，盘查来往行人。学校宣布停课，教师学生放假回家，只有蓬安中学高中部部分学生留校，在国民党县政府兵役科长兼蓬中军训教官姜定良的反动宣传欺骗下，发了一些枪支，准备武装他们上山打游击。驻在城、周两地的反动军队，驻扎在庙宇、学校、民房和工商业者的酢房、茶馆等，强拉青壮年服劳役，替他们挑水、煮饭、抬大炮、搬行李。在镇上吃吃霸，偷鸡摸鸭，人民不堪其扰。城、周两地的居民、工商业者，家里除留病残和老弱者看守外，几乎都下乡躲避。周口镇成了军人世界，只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一些政、特人员在酗酒、赌钱和谈论前线军事情况。二十二日下午一时许，据说解放军向我县方向进军，离周口还有300华里左右，国民党军队立即宣布戒严，路口、码头增派了兵丁，加强防守，禁止行人通过，嘉陵江上来往船只，一律由国民党军队指挥，不准推渡行人。二十三日上午十二时左右，解放军先遣部队约一百人，解放了蓬安罗家乡、柳树乡等地，继续向周口县城进军；胡有为率领反动军队，在河舒乡瓦店子开枪阻击，被解放军还击，溃不成军，当场活捉了胡有为。这时驻扎在周口的反动军队，正在做饭，闻听枪声，丧胆失魄，丢掉箩锅菜饭，马匹、辎重，争先恐后强渡嘉陵江，妄图向南部县城逃窜。当时周口码头，仅有十多只木船推渡，由于人多船少，争先渡河的争吵声，传达数里之外。一些女兵和随军、政、特人员以及反动军官家属等，在周口

码头强渡不成，便步行至杨家店渡口过河。国民党军队尚未全部渡过之时，解放军先遣部队已来到周口，占了洞仙观、鱼兰庙、狗头寨、龙角山等高地，居高临下，向河两岸空地，开枪射击，迫使反动军队缴械投降。当时已过河在县城的溃军，如惊弓之鸟，有的丢了枪支弹药和辎重，仓惶逃窜，有的被强迫拉来的青壮年，替他们担行李，辎重物资和背枪支弹药，以便他们快步逃命；没有过河的一些溃军，则向大泥、徐家、复兴、二道河等山地逃窜。当日下午五时许，解放军部队到了周口，镇上居民放鞭炮夹道欢迎，他们驻扎在小学、禹王宫、抱一祠、鱼兰庙、洞仙观等庙宇，军纪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用随军带来的大米造饭充饥。二十四日上午（即解放后第二天），解放军在当地宣传组织群众，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解放军宣讲了《共同纲领》和《约法八章》，揭穿了国民党反共宣传的花招，用共产党、解放军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政策，安定人心，许多群众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当天下午主动协助解放军搜获了对河两岸和附近民间，国民党溃军所抛弃和隐藏的枪支弹药几千件。随之渡过嘉陵江，进入县城，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和三青团、参议会的头目，早已逃跑，城内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放鞭炮，敲锣打鼓，热烈欢迎。接着，为了安定蓬安的社会秩序，保护地方实力（粮食、柴草和国民党军队隐藏和散失的枪支弹药等），共产党地下组织委派了唐国璋、李逸愚筹建蓬安县县、乡解放委员会（不久又改名为

支前委员会），他们又深入农村和边远山区如平头、复兴、二道河等地，向广大群众宣讲《共同纲领》和《约法八章》，提高人民认识和革命主动性，清除溃军在边远山区的骚乱，历时七、八天以后，便成立了蓬安县解放委员会，通过协商酝酿选举了县解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沈照明和李逸愚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唐国璋、陈尚堪、苏眉生等被选为委员，紧接着各乡镇在县解委会的领导下，也先后成立了乡解放委员会，我和郑采蕙、李天德等被周口乡人民选为周口乡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我任主任委员。县、乡解放委员会对遣散国民党军、政人员还乡，安定社会秩序，搜缴溃军所散失和隐藏的枪支弹药，支援解放前线和保护地方上储藏的粮食、柴草，做出了一定成绩，结束了兵荒马乱的状况，人民得到了安居乐业，社会呈现出了一片生气蓬勃、万众欢乐的新景象。

四川保路运动期间

张澜在蓬安的活动

龚之硕 整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四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这次革命运动于1911年5月开始爆发，到9月进入高潮。它是辛亥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群众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也发生于同年，而保路运动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保路运动中，站在斗争前列，手举大旗，坚贞不屈，反抗到底，临危不惧的，则首先是张澜。

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将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因川汉铁路公司的股金是由田赋附加征收，川人都是名义上的股东。清政府这一出卖国家利权和侵吞铁路股金的罪恶行径，立刻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召开大会。由于张澜有胆有识，被川北人民推为代表，到省开会，在会上被选为副会长。同时，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并通知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还派出讲演员分赴各地进行宣传。这时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会纷纷成立，组织武装保路，张澜积极支持，力主各县

武装力量的联合，以反清排洋为宗旨，斗争愈来愈烈，迅速遍及全川，出现了群众保路的新高潮。7月，组织成立保路同志军，张澜为领导人之一，积极准备武装起义。8月请愿斗争中，张澜态度坚决，言词激昂，为赵尔丰所最恨。9月，赵尔丰将张澜等骗至督署花厅并在张澜颈上架着马刀，胸前抵着洋枪，以威胁投降。张澜神色不变，正气凛然，大声喝斥赵尔丰，气得赵尔丰面红耳赤，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得大发淫威，拍案吼叫：“张澜太横强”。于是，下令将张澜等逮捕入狱，后旨处决。成都市民数万人齐集督署门前请愿，要求释放代表。刽子手赵尔丰下令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受伤者更多。面对着血的现实，广大川民更进一步觉醒起来，认识到文明保路这条路行不通，便迅速掀起了武装暴动。华阳保路同志军千余人，最先起事，一面进攻成都，一面发出鸡毛文书，号召起事，仅一天，响应的群众就超过一万人；不几天，起义浪潮，很快席卷了全川。在端方和赵尔丰残酷屠杀成都群众时，荣县起义军英勇地向成都进军，其它各地起义军纷纷响应，使清政府在四川陷于十分惶恐的境地。

当全川保路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的时候，张澜由川北南充来到蓬安，首先到达蓬安西路的华山观。接着，经蓬安西路、北路抵达蓬安县城（原县城所在地在今周口对岸的锦屏镇）。张澜当时来蓬安的目的，据苏眉生老人（现年近九十，尚健在）回忆说，是在当地积极进行保路运动的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张澜到达蓬安县城时，曾联络当地的进步力量与之配合，如县城的陈抱一就是其中之一（青年时代的

陈抱一，曾作过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的秘书，还在张澜任校长时的顺庆（南充）府中，和朱德等在该校读过书，当时思想较进步，倾向革命。后来跟随军阀杨森才逐渐变为官僚）。还有县上的知名人士陈朴安、曹和斋等。那时候，张澜和他们在县城的城隍庙内进行保路运动宣传和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内容，主要是反帝、保路、爱国、救民，以反清排洋为宗旨，听众约数百人，都注目倾听，掌声不断，群众一致表示要誓死保住阵地，打倒外国人，杀死赵尔丰！据苏眉生老人说，当时他才十多岁，正在清政府举办的全县仅有的一所新学校——县小读书，去听了陈抱一讲演的。那时，张澜也在讲演台上。参加保路的群众，气势磅礴，斗志昂扬，将恶霸姚玉权（当时为团总，在地方上颇有权势，是恶霸地主姚晴光之父，深为群众所痛恨）捆绑并关押起来。群众抗捐税的斗争也同时高涨。起义群众迅速包围了蓬安县城。蓬安西路、北路纷纷响应。岳池、广安一带也先后发动了起义。当时蓬安的清朝统治者，在波澜壮阔的群众保路运动面前，惊惶失措，出动了军队，妄图将起义群众镇压下去。他们用马刀、枪、炮屠杀赤手空拳的群众。城内外及附近一带，被杀死和受伤的群众不少。北门外炮台梁子附近和东门河坝一带，到处可见尸体。但是，起义群众并未被吓倒，势如破竹的群众保路运动，并未终止，各地起义仍在不断高涨。蓬安保路群众的斗争，和各地保路群众的斗争一样，在整个四川保路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声势浩大的、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爆发，最后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正如

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司马相如和他的故墅

陈言昌 奚之硕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蜀郡（今属四川）成都人，西汉时著名的辞赋家，与当时著名文学家杨雄、王褒均以擅长辞赋著称于世。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口吃而善著书。起初，他以资为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病免游梁，为梁孝王的门客。孝王死后，返回成都，写《子虚赋》。此时，家境已甚贫寒，琴挑临邛冶铁富商卓王孙的寡女卓文君。但因遭到卓家的嫌弃，偕文君私奔成都，后来又到临邛以开设小酒店卖酒为生，卓氏耻之，赐以僮（奴隶）一百人，钱一百万。武帝时，以献赋为郎，通西南夷有功，受到皇上的赏识。

司马相如最有名的作品是《子虚赋》和《上林赋》，它词藻瑰丽，气韵排宕，为汉代辞赋的代表作；杨雄称赞他说：“长卿之赋，非自人间来，神化之所至也。”《子虚赋》歌颂了西汉王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这在当时中央王朝对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时代，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赞赏；在皇宫召见了他，并留在宫廷任职。

相传司马相如曾寓居蓬安，与卓文君一起在此地抚琴韵赋。建于明天顺中的蓬安县城（今锦屏镇）城内公园的琴